春秋讞

五

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
復命而田也
正月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
右昭三十二年經書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
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城成周初不言盟傳以為十一月晉魏
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
令城成周若然則經安得不書乎杜預謂時公在

外未及告公已覺其意若曰何忌之盟非公命故
不書夫盟與城一事也盟非公命則城亦非公命
既不書盟則安得復書城乎且傳於此年正月方
記城事則盟在去年十一月城在今年正月亦安
得于去年以盟為城而今年反不書乎以理考之
霸主合諸侯有事懼其不同心故有盟今既天子
遣使告晉晉以天子之命率諸侯則事已成矣何
待於盟傳横生此說蓋見後書三月執宋仲幾去

年十一月興役令年三月方畢工以爲久故妄謂先盟而後城爾所載魏獻子南面事亦無可取信經但見韓不信使舉上客經之常例也若魏舒主焉亦無捨舒而載不信之理疑以田而焚死好奇而附會之

二年

秋楚人伐吳

秋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

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
公子繁

巢於昭二十四年已滅於吳矣今安得復有巢按
經但書楚人伐吳如傳所言乃謂吳誘楚師而取
其邑亦安得不如傳例書吳敗楚師于豫章而反
記楚伐乎傳前記楚為舟師以畧吳疆越大夫勞
王于豫章之汭及還吳人踵楚而滅巢與此蓋一
役也吳見舟于豫章以禦楚而潛乘楚退滅巢以

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
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
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
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衞
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
將先衞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衞不亦
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
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

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皥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

取於有閻之土以供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

睪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前年記蔡昭侯如楚囊瓦求裘佩不得止之三年歸如晉以其子元與大夫之子為質而請伐楚故今為召陵之會而以劉子臨之則晉實請於王而行矣何以經書侵楚豈方謀伐楚哉夫謀者事未成也事已成則何謀之云且繼書盟于皐鼬是侵楚未得志恐諸侯有二心而復堅之今乃又謂荀

寅求貨不得言于范獻子而辭蔡侯且會而不侵謂之謀而弗成辭蔡侯可矣旣已言侵則安得謂之辭乎此傳見後獨書蔡以吳子與楚戰故云爾以理考之晉以荀寅之言辭蔡當爲楚人圍蔡之事而誤以爲召陵也　按踐土之會蔡侯實先衛子今子魚記載書之序蔡甲午乃在衛武下其言自不同杜預謂蔡在衛上霸主以國大小爲序祝佗所言盟歃之次且盟歃之次即會之序也今祝佗

所爭者位爾豈為歃乎若位先而歃後此乃踐土之舊又何爭之有其附會強為之辭可見據蔡衛入春秋未嘗同會惟見於踐土召陵其他以會宋一見於會蔡公孫歸生亦在石惡上蓋以次定之久矣故令經亦序蔡侯在衛侯上而傳言乃長衛侯不自悟其相戾則此所載皆無有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沈本屬楚不會非晉之所得討若據傳晉辭蔡伐楚安能復使蔡伐沈此蓋蔡有怨於楚以諸侯但侵楚未得志故以沈為楚與國請於會而使公孫姓伐之不然蔡受命於晉獲沈子何不以歸晉而自殺之哉

六年春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

後四月記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没戍周且城胥靡則胥靡之役後此三月矣安得先討之乎杜預謂鄭伐周在魯伐鄭先為戍周起故同書是不然傳記王人殺子朝于楚在去年春若儋翩因此而亂晉欲救周豈踰年而後始城胥靡乎此公侵鄭未必為晉討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强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

俘戰獲也前但侵鄭而已安得有俘乎禮無鄰國通夫人之幣且自定公以來晉未嘗聘魯何幣之報乎審如傳言獻俘報幣自二事亦不得並書據後言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與其上二事不類此蓋陽虎欲去季氏懼不克則

奔晉假公命以二卿爲使先爲之約故言有如先君猶仲遂欲立宣公與叔孫得臣如齊亦二卿魯以二卿並聘唯此兩見爾何以知其假公命以先君爲辭則非陽虎之言矣蓋是時國命已在陽虎雖季孟皆爲之制虎雖謀季氏而未必知之亦幸其去魯故强爲之行而孟懿子獨與之致意也

七年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齊自昭公二十五年書取鄆居公不克納二十八年公去而如晉之後不復與我同好故是歲國夏伐我西鄙何為而遽以鄆陽關歸我既歸則經亦何以不書乎杜預謂陽虎專之故不書夫歸而後專之自陽虎之罪方齊之始歸安得不見於經此蓋傳見昭二十九年書鄆潰而此後書歸鄆讙龜陰田故妄謂鄆於此歸不知鄆潰齊初未嘗取也不

躋僖公以先閔公魯人謂之逆祀則今順祀當正閔公於僖公之上不應反禘於僖公且閔公書吉禘于莊公者莊公之喪未終無廟即几筵以禘故稱莊公今誠祀於僖公之廟亦安得稱僖公哉按此蓋陽虎欲去三桓請於公特為祭於太廟正閔僖之位以說魯人不書有事于太廟躋閔公者以見於義雖順而非公意故變文謂之從祀言祈言禘言僖公者皆誤也

則戰敗君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又何以別乎

十年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

傳以謂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齊既方以强暴相
陵亦豈孔子能以一言而兵之穀梁以為孔子歷
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此乃戰國刺客
所為孰謂聖人而為是此與太史公書曹沫事相
類沫刼齊小白反其侵地學者以傳考之固已知
其非實今又因縁沫事謂孔子求反汶陽之田蓋
為下書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故爾今經不書
盟而傳以為盟可見其妄蓋自陽虎敗魯始用孔

子齊人知之遂求與我平而歸其侵地公羊曰孔
子行乎季孫而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鄆讙龜
陰之田此言為近實凡左氏穀梁所載皆不足據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
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
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

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
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
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
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
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
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
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
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

而寘諸晉陽絕衞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劒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

晉陽趙鞅邑也董安于請備邯鄲鞅畏始禍不從荀寅范吉射黨邯鄲午而伐鞅則始禍者非鞅不得言三臣始禍鞅非始禍被伐而奔其邑則經不當書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凡傳之言皆與經背叛者反其君之辭也鞅誠被伐而奔其邑晉人何為圍之乎此蓋晉史為鞅之辭傳不能辨妄載之臧文仲以防求為後于魯孔子曰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推鞅以不勝荀寅范吉射奔其邑以叛要晉

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

如傳所言蒯聵乃弑母者也經何以無貶文又以世子書乎冉求問子貢曰夫子為衞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衞君謂輒也方蒯聵與輒爭國而孔子與之如此

無不致之以為夫人者故特于成風一見譏而已
姒氏若但為定公之妾不得成之為夫人則不書
卒矣既書卒則哀公固已成之為夫人可知但當
喪未致于廟故不得稱夫人何以知姒氏之為妾
母也姒氏若嫡母則其葬自得有謚今無謚而繫
定公之謚蓋不得為惠公仲子僖公成風故不得
已而繫之定公爾傳乃以不赴不祔言之而杜預
乃謂公未葬煩于喪禮而不為以為臣子怠慢姒

不稱夫人則自不稱小君非不成喪也

冬城漆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傳凡以冬城者皆曰書時也今不言時而獨以不時告言之于經與傳皆無見不知其何據漆邾庶其之邑也此蓋謂納叛人之地又從而城之故雖時亦譏爾

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

之詬怒而反滅之則當書滅何以書入乎杜預強為之辭以為宋滅曹非本意故以入告此尤非是據傳見向魋入于曹以叛在獲麟之後則曹誠滅而為宋所有久矣太史公為曹世家亦以曹滅於宋在哀公之八年其不書滅蓋春秋之義左氏雖得其事而不知其義杜預妄為之義而反亂其事二者均失也

吳伐我

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

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
我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
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
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
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
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
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
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

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内或謂季孫曰
不足以害吴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吴子聞
之一夕三遷吴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
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
之盟是棄國也吴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
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吴吴人
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吴人盟而還
經不書盟杜預謂恥吴夷其妄與前鄫同叔孫輒

與鄭髡頑同杜預以為以疾赴吾固言之矣邾子郳子會伐而經不書杜預以為并屬吳不列於諸侯尤非是且是時邾隱公方奔在齊豈能從吳反伐齊乎其妄尤可見則此叙齊吳事皆不足據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

檀弓載戰于郎公叔禺人與其鄰童汪錡往皆死

馬以其童子而能為國致死魯人欲以成人喪之而不以為殤故孔子因與之今傳乃以鄰童為嬖僮又謂之乘而皆死則汪錡非能死敵者也乃公為之嬖宜與之乘公為死亦死爾又何執干戈以衛社稷云乎杜預謂時人疑童子當殤而孔子之言云爾其意適相反葢未嘗以檀弓考之也可以見左氏記事不詳其實妄以其辭增損所傳而失之者類如此

十有二年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

季氏季氏不絻放經而拜

按論語陳司敗言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

既曰娶則固已爲夫人矣特以同姓諱之不敢曰

夫人姬氏故曰吳孟子爾至春秋又去吳不稱故

夏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於越入吳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

經書會不書盟單平公若在焉則亦當見經所謂
諸侯者無有也杜預謂諸侯恥盟故不錄且吳晉爭
而吳先固可以為恥令卒先晉人又何恥乎晉先
則吳固已伯晉矣何待卒魯以見而後成其為伯
乎其言皆相戾令經既不書盟則此言皆非實

乾隆御覽之寶